

一夕之君 [著]



春夜
幻想天

一夕之君



沈阳出版社

一夕之君 ◎
【著】



春
夜
幻
想
天

沈阳师范学院图书馆藏

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春夜幻想天 / 一夕之君著. — 沈阳: 沈阳出版社,
2013.1
ISBN 978-7-5441-5266-2

I. ①春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04239号

出版者: 沈阳出版社

(地址: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: 110011)

网 址: <http://www.sycbs.com>

印刷者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发 行 者: 沈阳出版社

幅面尺寸: 160mm × 230mm

印 张: 16

字 数: 155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3年1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高玉君

封面设计: 邹 敬

版式设计: 邹 敬

责任校对: 龚 剑

责任监印: 杨 旭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1-5266-2

定 价: 29.80 元

联系电话: 024-24112447

E - mail: sy24112447@163.com

作者的话

最初的“春夜幻想”只是一则随意的短文，讲述了一段悲伤无望的爱情。日复一日，故事在思考和沉淀，完结在绚烂的焰火中。如同梦想原本只是一个小花苞，如果你用心呵护，用心浇灌，总有一天终会迎风绽放。

2009年3月的一天，我打开网页浏览，看见了一幅风景画，描绘的是一个摇曳的森林，画面透着浓浓的幻想色彩。我找到了画的作者，和他聊起天来。和他聊到理想，聊到爱情，聊到生命本身的意义，就好像冥冥中有个声音，告诉我该去做一件以梦想为标杆的事情。于是我和他说，我们合作出一本属于我们的作品吧，把那篇短篇小说变成一个更美的故事。

这个念头支持了我整整两年。在这两年的时间里，我呕心沥血，专注于这本书的创作。期间，我经历了两次恋爱，两次分手，我经历了上海常州两地不间断的双城生活，我经历了合作对象因为个人原因的黯然退出，让我独自一人继续梦想的执着，但是我也因此认识了很多朋友，多了许多有趣的经历。

不管何时，我打开这个故事，心中总有一道温暖徘徊，它就像春风温柔抚摸，宽慰着我。不管遇到怎样的挫折，都能渐渐忘记难过。原本我不是一个快乐的人，却也因此而变得快乐。就在这种如同春日播种似的思绪里，这个故事变得越来越丰满和充实，我反反复复读过去的段落，把多余之处去掉，同时也剔除故事里的苦痛，让我心爱的角色变得更加快乐。

《春夜幻想天》不过十几万字，在动辄数十万字的文字爆炸时代，实在算不上很多，但是每一个字都是我凝炼的思绪，每一个故事都是我诚挚的耕耘。我在这个故事里投入了太多太多，就像一个父亲用尽了所有心血把女儿养大，然后带她走进这个世界。

我怀着期待、惶恐的心情，在江南的夜晚，从自己住的高层公寓朝着远方灯火眺望，想象着梦想中的生活，想象着书中的他们是不是也和此刻的我一样，满怀着隽永，感受生命的快乐。

同样祝福拿起这本书的你。

让美好的奇迹伴随你的生命，绚烂美丽。

一夕之君

春夜幻想天

CONTENTS

作者的
话

1

第一天

1

第二天

27

第三天

59

第四天

85

第五天

109

第六天

143

第七天

177

别传
春夜迷离

209

第一天



Chapter One

“春去夏至的日子里，突然的雨水是梦境的门，如果可以听见鸟儿的歌声，也会看见精灵在面前行走。真诚地呼喊那个名字吧，那就是心爱的人。”

——第一个传说

春夜幻想天

刘夏

在刘夏的记忆里，A市是一个不会变的地方。在她儿时那些理所当然的旧梦里，没有一个地方能跟A市相比，在她的那些五彩斑斓的幻想梦境中，A市的人是不会老的，那里的花也不会败。那里的风也总该是温柔细腻的，就好像那个住在A市，和自己通信多年，却从没见过的C君。在自己想象中的他，样子也总该是美好的。如同C君在信里所描述的A市一样。

刘夏从没到过江南，她甚至没想过自己会去。但她觉得自己就应该是喜爱A市的，甚至那种喜爱，多过了她的故乡。

并不是因为那里有她一个很少联系的远房表哥。而是因为C君告诉她，A市是个很美的城市，那里可以满足一切关于江南小城的臆想。有花，有风，有亭台水榭，鱼池楼阁。

从孩提时，刘夏读着C君的信，眼前就会出现一幅幅如同水墨晕染的画面，然而当她逐渐长大，她开始觉得C君很特别，很奇怪，就像一个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人一样。这种特异感觉深深吸引着她，甚至大过了那座城市。

C君说自己从不用电话，也不上网。在这个时代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可即使刘夏没有告诉C君自己去了哪里，C君的信，却依旧在每个月准时送到刘夏手里。就在农历每个月的十五，月亮最圆的晚上。

在信里，刘夏和C君无话不说，从小学时被同桌弄坏的钢笔，到中学时悄悄暗恋的男生，还有大学里那个争吵不停的男友。刘夏的心里，C君就像一个完美的聆听者，什么话只要放在信纸上，C君都会在看到之后给自己解答。

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。刘夏什么时候想到C君，都会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。有一个真正能够分享心事的人，自己多么幸运。

从没听C君说过不愉快的事，他的信里，只有幸福和快乐。各种各样的美好和

幸福。

刘夏其实也怀疑过，她在信里问C君，难道你的生命里，就不存在不快乐和郁闷的事么？

C君没有回答她，只是在信里夹了一朵花，那是一朵不会枯萎的白花，从收到信的时候开始，已经过了许多年。它依旧在刘夏的柜子里吐露着芬芳。

这是刘夏已经不多的秘密里最神奇的一个。爸爸妈妈不知道，亲昵的姐妹也不知道，甚至连曾经如胶似漆的男友也不知道。

关于C君的神奇，这只是其中之一。

除了生日和自己是同一天以外，关于C君的一切都是谜，年龄、职业，甚至性别，都是个问号，当然，刘夏的想象里，他是个戴着眼镜，斯文但不木讷的男孩子。留着短短的头发，瞪着大大的眼睛。

不过这一切的一切，很快将得到求证，今年是刘夏大学毕业的一年，最近刚收到的那封信里，C君发来了邀请。他在信里说，希望刘夏到A市来。

真是有趣的邀请啊，刘夏为此兴奋地几乎睡不着觉，她一边盘算着时间和准备游览的地方，一边想象着和C君相见的精彩。

火车

出发的日子很快就到了。刘夏登上火车的时候，心里仿佛被夏日里的阳光所浸染，充满了勃然生动的想象。

火车上，邻座的是一个美丽的女子，看模样和自己差不多岁数。留着一头长发，不施脂粉，身上却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芳香。刘夏问她，这是不是香水的味道，如果是，自己也想去买一瓶，尽管自己不用香水，但却非常喜欢她身上的这股味道。

少女笑了，然后摇摇头。

旅程上有了话题，就不再无聊了。

少女也住在A市。

她的名字叫湘玲。刚从旅行中回来。

刘夏开始询问湘玲关于A市的话题。

A市？

“湘玲，你知道A市什么地方最好玩么？”

“A市的人不多，平时的生活节奏不快，好像没有多少娱乐，也没听谁说什么

春夜幻想天

地方特别好玩。当然，公园也有，电影院也有，KTV、酒吧什么的也有，只是我都去得很少。其实A市真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就跟每个小城市一样，缓慢而闲散，生活的节奏很慢。”

“这样啊，那总得有特别点的地方吧。”

“特别点的地方？呵，你指哪方面？”

“就比如说你外地的朋友来了，如果他想出去走走，你总得带他出去看看吧，那么你会带他去哪儿呢？”

“这个么，我会带他去我朋友的饭店吃顿饭，顺便去老街转转。”

“老街？”

“是啊，我朋友的饭店就在那条街附近，走过去很方便。其实现在每个城市都差不多。城市在发展，人心也在变，很多东西是留不住的，你想看的東西，我想你也许找不到，但是你或许可以在老街看到一些特别的東西。”

“那条街很特别吗？”

“我觉得很特别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我见了朋友，就跟他一起去。”

“噢？你是来见朋友的？”

“对啊，你认识樱园路吗？”

“嗯，下了火车，15分钟就到了，你会看见站牌的，那条路也在老街附近。”

“噢。谢谢。”

正说着，湘玲递过来一张卡片。刘夏接过来，是一张名片。

花店？

“这是？”

“这上面是我的地址，我是开花店的，如果你不急着回去，可以来我店里坐坐。”

“哇，你是开花店的，哈哈，真羡慕你呢，很多女孩子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家自己的花店，我也不例外。”

“是啊，我也拥有这个梦想，这个梦想很好。”

“你花店的名字很好听，是你自己想的吗？”

“很可惜，不是我想的。”

“是吗，谁取的名字啊，真特别，而且很好听。”

“是之前的老板取的。”

“是吗，他可真是有趣的人呢，店是他卖给你的吗？”

“算是吧，你刚刚说觉得有趣？”

“是呀，如果可能的话，真想认识一下那个人，想出了这么一个诗意的名字。一定是个很浪漫的人哦。”

“浪漫？呵……你真可爱。”

我可爱吗？刘夏这样问自己。

火车穿行在绵密的山中，从隧道出来的那一刻，耀眼的阳光洒在湘玲的脸上，刘夏发觉她的瞳孔闪烁着一种妖冶的光，伴随她那种不期然流露的微笑，就好像那些传说中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灵一样。

刘夏突然对眼前的少女有了强烈的好奇。

一种强烈的，充满了未知所带来的期待和不安的心情已然代替了出发时的兴奋感，刘夏此刻才发现，除了去念大学以外，自己似乎是第一次出远门，从北国到江南，有生以来，还是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呢。

刘夏喝了一口水，思量着，手机响了，是母亲打来的，她不放心女儿，好一阵地嘘寒问暖。

放下电话，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湘玲已经打开了车窗，风从窗户进来，吹拂在面上，而湘玲正闭着眼，不知在想些什么，脸上的微笑依旧，就好似在享受情人的温柔。

不知怎么的，忐忑的感觉荡然无存了，也不想再开口问什么。刘夏侧过头去，欣赏着窗外的风光。

不饿

傍晚，晚饭的时间到了，在火车上，对吃就不能要求什么了，刘夏平日里就比较节省，自然不会去餐车吃饭，她嚼着干巴巴的面包，发现湘玲完全没有要吃饭的意思，从上火车开始，她就没吃过东西。刘夏没有多想，递过去一个面包，湘玲却摇摇头。

“你不饿吗？”

“嗯，我一点儿也不饿。”

真的不会饿吗？

刘夏有些疑惑。

湘玲还是微笑着，晚霞的嫣红已浸上了她的脸颊。完全不像个身体不好的人呢。

春夜幻想天

刘夏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傻，但是湘玲的眼神里，已然流露了感谢和友善。

一个奇怪的念头从刘夏脑海中冒了出来，真的，就只有一瞬间。

如果自己是男人，会不会就这样爱上她呢。

刘夏为自己这个奇怪的念头而感到有些莫名其妙。于是又看了看湘玲，湘玲正看着窗外，铁路旁的小村庄点起了灯，映衬在湘玲的眼睛里，像是点点斑驳的萤火。

花朵

“对了，你去A市要见的人是谁，介意告诉我吗？”

湘玲突然开口，让刘夏有些始料未及，这似乎是第一次湘玲主动和自己开口说话。

“如果我告诉你，你会笑话我吗？”

“当然不会啊。”

“我啊，我要见一个笔友。”

“笔友？”

“是啊，真的是个笔友呢，我们两个人只是书信往来，我连他的电话都没有，他从不上网，我连他的照片都没见过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，就这么傻乎乎地来找他了。”

“不会啊，我觉得你很真诚，你会见到他的，不过即使你一时找不到他也没关系，你可以打我的电话。”

“哈哈，我一定打给你。”

话虽如此，湘玲的话，还是让刘夏担忧了，她从小就是这样，做事总是一时兴起，却不去多想后果。因为这个性格，刘夏吃了不少亏，但是对于C君的话，刘夏却不会不信。

她情不自禁地把手伸进了行囊里，摸了摸那朵不会谢的花。

在给C君的回信里，她这样写道：“你知道么，确定出发的时候，我把你送给我的那朵白色的花也带上了，许多年，这花都没有谢，我也从没和人说过，但我一定要当面问你，是不是在你们那里，每一朵花都是这样的，又或者是你施了什么魔法，让这花有了魔力。你会告诉我吗？或者亲口把让花开不败的魔法教给我？”

火车这时一个颠簸，行囊落在了地上，湘玲帮忙捡了起来，刘夏一边道谢，一边却有些担心，湘玲是不是看见了这朵花。

不过，她马上觉得这担心是多余的，即使看见了又如何。这个秘密，是不会有别人知道的。

话题

漫长的旅程总难免会让人感到乏味，对于最远只去过两百公里开外地方的刘夏来说，这样略显冗长的旅程多亏了有湘玲的陪伴。虽然湘玲很少主动开口，但是只要自己想聊天，她都不会拒绝。

话题当然也越说越多，越说越深。

刘夏是个藏不住话的人，除了关于C君送给自己的那朵花以外，她把很多没跟C君以外的人提过的秘密都说了出来。她从小就爱幻想，脑袋里面有着各种各样奇妙的、令旁人感到难以理解的事物。她可以把楼房想象成机器人，把邻居家晾晒的衣服当作怪物，甚至一闭上眼睛，现实世界都会在一瞬间消失无踪，变成一片空白，只有想象的色彩，只有想象的时间。

刘夏和湘玲说，自己最爱的书，是《彼得·潘》。

湘玲说自己也很喜欢那本书。不过原因可能跟刘夏不同。

哪里不同呢？

刘夏说，自己喜欢这本书，是因为自己相信，这个世界是有妖精的，但是那些妖精却不会因为孩子们不再相信他们的存在而死去。那些妖精会活得好好的，活得开心而快乐。有些妖精也会变成人，和人们生活在一起。

湘玲一边听，一边笑，她的笑声很甜美，但是刘夏还是会猜测，觉得她会否笑话自己。这种笑，或许并不是恶意的，但是每次刘夏听见这样的笑声时，还是会觉得很受伤，很无奈，真的，对于她来说，和别人说这些，其实就代表着自己已经把最私密的心事都吐露了出来，可惜却没有得到过认同。

或许自己真的是太幼稚了吧。刘夏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感觉。

然而，湘玲的话却让她色然而喜。

春夜幻想天

是的，那不是安慰她的话，刘夏知道。

“我和你喜欢那本书的原因一样，作者或许是知道一些什么，却只说了一半真话，我也觉得，妖精们是不会就那样死去的。他们会和我们一样，悲欢离合，喜怒哀乐，一一尝过。”

湘玲短短的一句话，刘夏却在心里咀嚼了许多遍，这种被人理解，得到共鸣的感觉，真是让刘夏有点鼻子发酸。

“湘玲，你真是个有趣的人，开始觉得你有点冷冷的，现在才发现，你很有趣。”

“其实有趣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你。刘夏，有趣的人是你哟。”

“我？我哪里有趣了？”

湘玲不说话。只是看着她。不再回答。

A 市！

火车到站的时候，是下午两点半。这个时间，在仲夏将至的江南，该是想象中燥热而焦虑的。至少在刘夏已经揣度过无数次的那个光景里，就该是这样的。

A 市却不是如此，阳光和煦，温和而不酷烈，倒像春天。

火车站下车的人不算少，但也不算多。井然有序地从站里走出，各奔东西。

没有几个接站的人，湘玲和刘夏走在一起，很快就出了站。

湘玲朝刘夏摆摆手，上了的士。

刘夏开始打量起眼前的这座小城。

街道上行人不多，车也不多。红绿灯闪烁着，没有一点车水马龙的繁忙。

离火车站不远处，视野很开阔，远远望去，似乎是商业区，几个超市和商场的门面，却如同这个地方给刘夏的第一印象般，有些萧条，但又不会太空旷。

眼前是陌生的人，耳朵里听着陌生口音，刘夏已经无暇去端详这里的人群。只在心里默默念着那个地址，想着如何去找那个人。

寻觅

樱园路 100 号。100 号。

似乎真的没有这个地方。

刘夏沮丧地坐在路边的长凳上。树的影子，把她整个遮挡。

她上车的时候，就问了司机，司机知道樱园路，却从没有听说过 100 号。因为樱园路很短，而且如果他没记错，只有 99 号。那就是路的尽头了。

确实如他所说，只有99号，而且是一幢空屋子，好像很久都没人住了。刘夏问了问附近的小卖部老板，老板和她说，这里从来就没有100号，99号很久前住过一户人，似乎是大学教授，但是几年前出国了，房子也没卖，就这样空着。

刘夏掏出随身带着的那封信。

这封信，她已经看了许多遍。

“刘夏，你好。

又到夏天了，转眼你已不再是学生了，我们认识了多少年？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很清楚，十一年零三个月又四天。

有些时候，我在想，是不是我们能做一辈子的朋友呢。一辈子有多么长，又可能有多么短。我其实总在想，总在思考。

我从来没有和你说过关于我的事情，我想你一定很想知道吧。或许我真的应该和你说说的。但是有些事，我实在不知该如何开口。因为有些事情，理解起来或许有些难，就像你跟我说过的那些事一样，你总是难以被理解，总是觉得寂寞。

是不是很奇怪。我在信里会说这样的话。

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到A市来找我，我住在樱园路100号。我们见面的时候，如果你想知道，我都会和你说。”

C 君

刘夏把信又看了一遍，看着那再熟悉不过的字体，她真怕自己就那么忍不住哭出来。

为什么要骗我。

如果C君就在面前，她真想那么问。

为什么C君要骗我。

她真地很想知道答案。

就这么回去吗？

刘夏看了看手机上的日子。

原本希望七天以后才回去的。

就这样灰头土脸地回家的话，简直是一塌糊涂，老爸老妈肯定免不了奚落自己。而且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回去，实在不甘心。

可是，在这座陌生的城市，自己又该去寻找谁呢？

春夜幻想天

表哥因为出差不在，刘夏又不好意思去打搅舅舅舅妈。

她想起了湘玲。

可是这样去打搅人家，真的好吗？

抱着这样的想法，刘夏在樱园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。

从街的这头，走到另一头。

但她突然惊呆了。

她看见了樱园路 100 号的牌子。

记录

原来真的有樱园路 100 号，但是门牌上的两个 0 似乎是刚画上去的。

刘夏笑了，这估计是 C 君和自己开的玩笑。

这是一栋不算很大的洋房，但是和樱园路的其他房子一样，小巧中透着精致，古朴但不陈旧的老洋房。

刘夏准备敲门，门却自己开了。

虽然吓了一跳，但是刘夏却并没有害怕多久。因为她知道，C 君一定在哪里看着自己吧。

她走了进去。

“C 君，你在吗？”

她的声音并不大，回音却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开去。空无一人的屋子，只有夕阳的余晖洒下。

房间很宽敞，家具都很整齐地摆放着。墙上的钟发出走动的声响，很普通的一个房间，可是却让人很舒服。

墙上有一张照片。或许是画。刘夏看不清楚。

是一个人的背影，站在街口，周围的繁华，似乎都和他没有关系。

多么寂寞的背影啊，刘夏不禁有些感伤。

但是，她没有时间多想，因为，她想知道 C 君到底在不在。

她继续喊着。

除了回音，没有别的任何声音回答她。

她有些郁闷地在桌边坐下，桌上摆着一杯水，水很清，似乎就是为她准备的。

她也确实有些渴了，拿起杯子，喝了一口。

杯子下面有什么？

是一本记事本，并不厚。和自己随身带着的那个笔记本一模一样。那个本子，她最近才收到，是住在A市的远房表哥发来的。可惜他出差了，也不知道在自己回去前能不能回来。

她好奇地拿了起来。

翻开第一页，空无一物。再翻翻，还是什么也没有。
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就在她准备放下本子的时候，她发现本子第一页的角落写着一句话。

“你好，刘夏。”

没错，是C君的笔迹。

画像

刘夏朝樱园路100号空旷的房间里大骂了一句：“混球”。把门用力地关上了。现在，她决定相信直觉。

直觉是什么？

在刘夏看来，直觉就是在没有方向和头绪的时候所作出的抉择。

刘夏赶到了湘玲的花店，湘玲不在。店门半开，一个男人在里面忙碌。

那个人中等个子，有点瘦，穿着一件衬衫和长裤。不算很英俊，但是看上去很清爽。

是店里的伙计吗？

“请问，湘玲在吗？”

刘夏敲了敲店门，走了进去。

这就是湘玲的花店么？刘夏走进店的一瞬间，还来不及打量店里的陈设，就有一种踏进了另一个世界的感觉。这个感觉，和刚刚的樱园路100号带给她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。

店堂里的陈设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但是却又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这种感觉，或许从踏进A市的时候开始，就已经蔓延了吧。

“湘玲？噢，她回去了。她刚刚交代我，如果有年轻女孩来找她，就马上打电话给她。你等等。”

男人拨通了电话。没等刘夏回话。

刘夏觉得有些不好意思。于是就打量起店堂的陈设来。

墙壁上的画，吸引了她。